

梁羽生著

风雷震九州



285654

风雷震九州

(中)



淮阴师院图书馆1247923



昆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二月

责任编辑：黄浪华

封面设计：凌云
封底

风雷震九州

梁羽生著



昆仑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北京西什库茅胡同甲三号)

湖南省总工会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4.5 字数80万

1988年3月第一版、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0(套)

ISBN7-80040-101-4/I·88

(全套上、中、下) 定价：12.60元

目 次

第二十一回	欲制玉郎求绝技 不知乳燕入谁家	1
第二十二回	万里寻夫来问讯 中宵执药动奸谋	20
第二十三回	魔手攫人藏黑店 良驹中毒困英雄	40
第二十四回	挥刀救友真英杰 问罪登门枉好人	60
第二十五回	清浊未分堪一叹 恩仇难辨又重来	73
第二十六回	蜜语甜言淆黑白 诡谋毒手害英豪	93
第二十七回	峭壁留痕惊恶报 名山迷旧峭凶顽	117
第二十八回	奸徒得意英雄会 黑网伸张覆武林	132
第二十九回	魑魅幽林施毒手 英雄大会究奸徒	148
第三十回	青袍怪客来挑战 黄石奇招未奏功	167

第三十一回	论剑喷烟施绝技 还珠留偈显神通	185
第三十二回	双剑纵横生死斗 一声霹雳破疑团	204
第三十三回	详查往事多疑窦 欲试奸徒辨假真	224
第三十四回	凭借师门担大任 预留对策嘱英雄	242
第三十五回	谎话捏来瞒侠女 灾星得脱遇师兄	261
第三十六回	巧言佞色施奸计 蜜意深情错付人	281
第三十七回	峨嵋此去悲前路 小侠归来痛故园	301
第三十八回	豪杰横刀歼小丑 奸人指路捕孤儿	319
第三十九回	教主深藏图大事 夫妻义重劫天牢	339
第四十回	剑影光刀寒敌胆 英风侠气闹京华	360

第二十一回

欲制玉郎求绝技 不知乳燕入谁家

江海天有点奇怪，笑道：“他为什么想学克制杨家的武功？”林道轩道：“就是为了要制服杨鹏呀。她说她若胜过了杨鹏，杨鹏就不敢不听她的话了。看来她对杨鹏很好，杨鹏却是常常欺负她的。”江海天笑道：“她对你这样说吗？”林道轩道：“她不说我也知道。她老是提起姓杨这小子，我还不知道她是喜欢他吗？”江海天不禁又笑了起来，说道：“她喜欢杨鹏，你可就不喜欢了。”

林道轩年纪虽小，也听得出师父是取笑他，忸怩说道：“我才不管她的事呢。只是这姓杨的小子盛气凌人，我却的确是有点讨厌他。”江海天心里想道：“轩儿和她很合得来，只可惜比她小了三岁，要不然倒是一对。”

林道轩道：“师父，你教他还是不教？他不好意思向你开口，这才叫我代为恳求的。”江海天笑道：“我本来许下允诺，可以为他做一件事情的。好吧，我如他心愿便是。”

林道轩道：“她也曾说过这桩事情，所以才敢要我代为求你的。但她还有一样请求。”江海天道：“还有什么？”林道轩道：“她向你偷学武功之事，不想让她父亲知道。你可以给她保守秘密么？”江海天笑道：“这小姑娘心眼儿真多。我给她保守秘密不难。但要瞒住她的父亲教她武功，这却不容易了。我是大人，不能像你们孩子一样，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带她出去玩个一天半日的呀。她为什么要瞒住父亲？”林道轩道：“我没问她，我不知道。师父，你想个法

子吧。”

江海天道：“你这两个小鬼头要我串通作弊么？”林道轩道：“师父，这是你答应了人家的。”江海天忽地笑道：

“有了，有了。”林道轩道：“怎么？”江海天道：“你也答应了她，明天陪她玩的，是不是？”林道轩道：“嗯，我和她说的话，你都听见了？但你答应教她武功，我不和她玩也不打紧。”

江海天道：“好，你还是陪她去玩，由你教她武功。”林道轩道：“我，我怎么会教她？”江海天道：“我教会了你，你便能教她了。蹶云步和天罗步，这两种轻功步法，你是练得很熟的了。还有一种‘一指禅功’，我将秘诀传你，你去教她，以后她就可以自己练了。她内功根底比你，秘诀一知，学起来会比你还快的。有了这三种功夫，要对付杨鹏，已是绰绰有余。”

林道轩大为欢喜，说道：“我曾和她说过那两种步法，她羡慕得不得了。如今你准我教她，她一定是非常高兴的了。”

江海天笑道：“你高不高兴？”林道轩道：“我，我不知道。”这问题他的确是难以答复，他心里在想：“上官姐姐希望获得的武功，学到了手，我应该替她高兴；可是，她学这武功是为了能够制服杨鹏；而她想要制服杨鹏，又是因为她喜欢他！哼，这小子自高自大，令人一见就生憎厌，不知何以他却偏偏讨得上官姐姐的喜欢？”林道轩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根本还未懂得什么男女私情，但凭着他纯真的孩子的感情，他却是不愿意上官纨与杨鹏同在一起，不喜欢上官纨对杨鹏的“喜欢”。这也许说不上是“妒忌”，但至少是一种“惋惜”。惋惜一个“好姑娘”竟会喜欢一个“坏

小子”。他知道上官纨学成了武功之后，杨鹏就要“听她的话”，反过来说，也就是上官纨以后和杨鹏会更亲密了。那么，她学成武功，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是应该为她“高兴”呢？还是应该为她“伤心”呢？他答不出来！在他幼稚的心灵，只是感到迷茫。

江海天却想不到这孩子有这么多心事，笑了一笑，就把“一指禅功”的秘诀传授给他。功夫深奥，秘诀却是很简单，内功有了根底而天资又很聪明的人，自能心领神会。林道轩不用半个时辰，已是牢牢记住。天将五鼓，林道轩不在睡觉，跟师父做了一会吐纳功夫，精神恢复，天也亮了。

第二天早点过后，上官泰便依前约，招集家丁，亲自率领，替仲长统探集配制金创药的药草。江海天与仲长统过意不去，当然是和他们同行。林道轩则是一早便与上官纨去“玩”去了。

上官泰不提宵来之事，他有二十余年未下过山，江湖上的事情极为隔膜，很有兴趣听仲长统谈论江湖之事。他也与江海天切磋了一些武学上的问题。只是话题稍有涉及他的武功渊源、身世来历等等，他就避开不谈。至于他那位姓竺的大襟兄，他更是一句话也没有提及。

到得傍晚时分，采集的药草已是足够有余。仲长统十分感谢。上官泰道：“好，咱们再打几样野味，就可以回家啦。”

这时上官泰才忽地想到了女儿，说道：“我这丫头真是不懂规矩，只顾自己去玩，也不来帮手。”才叫了一声“纨儿”，江海天便道：“孩子们玩得高兴，就由得他们吧”。上官泰哈哈一笑，说道：“江大侠，看来你宠爱你的徒弟还

更甚于我对我的女儿呢！”

上官泰看看天色，说道：“还是找她回来吧。”正要吩咐家丁分头去找女儿，只听得上官纨的声音已在远远喊道：

“爹爹，女儿来啦！”

过了一会，上官纨与林道轩手拉着手，已是走到他们面前。上官泰好生怜惜，说道：“纨儿，你知道回来就行了，也用不着跑这么快的，你累了吧？先歇歇再说话。”

以上官纨平日的轻功本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这一段路程，本来是应该喘不过气来的。所以上官泰自然而然的便这么说了。

岂知上官纨学会了蹶云步与天罗步法，禁不住拿来一试，果然一试便灵，丝毫不费力便跑来了。她是在看见了父亲之后，才藏起新学会的轻功，改换步法的。

上官纨笑嘻嘻道：“不累。不，只是有一点点累。不要紧要的。”她心思灵敏，一说出了“不累”之后，立时省觉，怕给她父亲看出破绽，随即改口。又故意喘了喘气。上官泰只道是女儿好胜，并不怎在意。

只见林道轩颈上套一个花环，上官纨手中则捉着两只小鸟，翡翠似的羽毛，十分美丽。上官泰笑道：“你们真贪玩，这两只小鸟，羽毛未丰，是从它的窠里掏出来的吧？”那管家道：“小姐真好本事，这两只珍奇的小鸟，我们平时常在山上走，也很少见到的，却给小姐捉来了。”

上官纨道：“是林家小弟给我上树捉下来的，它们是还不怎么会飞。刚一展翅便给林弟弟捉到手了。”

林道轩怔了一怔，道：“不，这不是你——”上官纨笑道：“不错，这是我叫你捉的。你上树本领好，却不肯留心

注意，不是我指给你看，几乎就要错过了。”林道轩怔了一怔之后，也就明白了她要对父亲隐瞒，笑道：“你是在山里长大的，当然知道什么树上有鸟儿。我可真是没有这门学问。”

江海天心里明白，这是上官纨试用她新学会的功夫，上树捉下来的。心道：“这小姑娘果然聪明绝顶，那两种轻功步法，她已是一学便会。以她这样聪明，那‘一指禅功’看来她也用不上一二年便可应用了。”

这一天大家都很高兴，回家路上，上官泰不住口的夸赞林道轩：年纪轻轻，这么了得。

一宿无话，第二日一早，江海天师徒与丐帮诸人，便向上官泰告辞了。上官泰父女送客人下了天笔峰，这才依依不舍告别。

仲长统笑道：“这次上山，倒成全了轩儿交上了一位好朋友了。你瞧，他和上官姑娘可真是难舍难分呢！嘿，嘿，老叫化最是爱管闲事，只可惜你年纪还小，待你长大了再说吧。”

林道轩正自目送上官纨上山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回过头来，说道：“仲公公，你也交上了一位好朋友啊。前天你和上官山主打得那样凶，刚才不也是难舍难分吗？”

仲长统掀须笑道：“我们交的朋友和你可不一样。不过，你也说得对，我和上官泰确是算得上不打不相识了。这个人尽管行事古怪，性情却是有几分爽直，比起杨钲，那要好得多了。嗯，说起杨钲，我可要问你了，前晚是怎么回事？上官泰干嘛把杨钲赶出他家？”

江海天笑道：“现在说已无妨。”当下，把他前晚的所

见所闻，都告诉了仲长统。

仲长统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照这么说来，那杨钺一定是和朝廷有勾搭的了。可惜你那一拳打得太轻。”

林道轩在旁边听了，心里更是为上官纨感到不值。冲口便道：“杨鹏的父亲是这么样一个坏人，上官姐姐若是嫁到他家，这可不是往火坑里跳吗？”他虽然还不大懂男婚女嫁是怎么回事，但女子“出嫁从夫”这句话他却是从小就听过的。妻子总是要和丈夫同在一起，这个他也是知道的。

仲长统哈哈大笑，但看了他一脸孔担忧的神气，倒是不忍再取笑他。于是说道：“轩儿，你倒不用替她担心。他们的父亲已经闹翻，上官泰这老儿怎会让女儿嫁到杨家？”

江海天道：“李文成的儿子，如今已知确在竺家。他们那姓竺的襟兄，据说也想起事反清，却不知何以不肯与江湖同道结纳？你们丐帮耳目众多，不妨打听打听这一个人。”

仲长统道：“我会给你留心打听的。目下清廷正要对付丐帮和氓山派。我须得赶回帮中料理一些事情，还要赶制金创药送给郭泗湖这支义军。待这些事情办妥，我再到氓山会你。”他们是一个向南，一个向北。下山之后，便即分手。

江海天离家已有半年了，半年的奔波，虽然没找到李光夏，毕竟也得了他确实的消息，可以放下几分心事。目前唯一不能令他放心的，就只是叶凌风了。

江海天只知道叶凌风在曲沃遭遇意外，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他的确实消息，不知他下落如何，心中总是难免不安。

江海天在为叶凌风担着心事，却不知叶凌风早已回到他的家中了。

叶凌风是那天在曲沃摆脱了风从龙之后，便即快马加鞭，兼程赶回江家的。

他虽然摆脱了风从龙，但却摆脱不了风从龙在他心上的阴影。那一晚的遭遇实在太可怕了，简直像是一场恶梦。恶梦还有醒来的时候。醒了就可以忘了。但风从龙给他的威力，却似冤魂不散的永远缠绕着他。

风从龙是他父亲——陕甘总督的护院，而实际的身份又是朝廷的暗探，派去监视他的父亲的。风从龙对他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这还不止，而且风从龙还拿着了他的两个把柄。

叶凌风悔不该：一、冒充了别人的身份，假作谷中莲的侄儿；二、在被清廷鹰犬追捕的时候，对同行的伙伴尉迟炯下了毒手。为了要摆脱这个他一向抱着恶感的大盗，他把受了伤的尉迟炯推跌地上，让鹰爪将尉迟炯捕去，而他则弃友私逃。

岂知摆脱了尉迟炯，却遇上了风从龙。两个把柄捏在风从龙手上，迫他就范，使得他毫无办法，只好订城下之盟。

风从龙要他在家“卧底（做暗探）”，要他随时报告与江海天有往来的义军领袖的消息。倘若叶凌风胆敢有所隐瞒，给他查知，他就要将叶凌风的来历，将叶凌风所做过的亏心事，全都抖露出来，让江海天亲自杀他！

叶凌风不愿意这样做，但他却又不能一走了之。他舍不得不做江海天的掌门弟子，更舍不得他那肤容花貌、冰雪聪明的师妹——江晓芙。

没办法中他想到一个办法，赶回江家，尽快获得江晓芙的芳心。倘若他以掌门弟子的身份又再变成了江海天的女

婿，则将来万一事情发作，或许还可以得到师父的手下留情。至于如何应付风从龙的威胁，那只有见一步，行一步了。

叶凌风就是如此这般，怀着恐怖，也怀着希望，快马加鞭，赶回江家。

赤龙驹日行千里，不过十天功夫，他就从山西的曲沃，回到了山东东平县的柳家庄——他师父的家乡了。越行越近，他的一颗心也是越来越跳动得激烈。

师妹的影子在他眼前摇晃，蓦地，那张秀丽的面孔变成了个浓眉大眼的少年，那是宇文雄。叶凌风“哼”了一声，把手一挥，似是想把宇文雄的影子赶走。这下意识的举动，却使他清醒过来，宇文雄的影子和师妹的影子都在他眼前消失了。

叶凌风患得患失，忐忑不安，心中想道：“这半年来，宇文雄朝夕陪伴着她，他们是曾经共过一场患难的，再经过这半年的相处，哎呀，不要，不要——”他不敢朝着这个方向想下去了。

“好在师母认定了我是她的侄儿。师母是有意将师妹许给我的。我只要讨得师母的欢心，怕什么宇文雄从中作梗？”这小子那点比得上我，论聪明、论相貌、论文学、论武功，我那样不比他高强？他不过占着‘近水楼台’的便宜罢了，我一回来，还怕师妹不回心向我？”叶凌风一想到自己“有利”的条件，先前不快之感一扫而空，又欢欢喜喜充满信心。

正自患得患失，一会儿忧虑，一会儿欢喜之际，忽听得有一阵熟悉的笑声，隐隐传来。叶凌风怔了一怔，赶忙定下

心神，原来已到了师父门前那个山坡了。

江海天住的是从前“铁掌神禅”柳仲英那间老屋，倚山修建，面临东平湖，屋前面建有一座平台，四围花草树木，把十几间房子和那座平台围在当中。叶凌风还看不见师妹的影子，却已听出是她的笑声，这笑声是从平台上传出来的。

叶凌风大为欢喜，连忙下马，正要出声呼唤。忽听得师妹朗声说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叶凌风好声奇怪。心道：“师妹真好兴致，跑上平台念起古诗来了。却怎的不似念诗的腔调？”

心念未已，只听得江晓芙的声音又格格笑道：“大漠孤烟直这一招倒是使得对了。长河落日圆么，嘿嘿，你划的这道圈圈只是像个鸭蛋，那里圆了见你瞧我的！”随即听得“铮，铮”两声，似是双剑相交，其中一口剑给荡了开去。宇文雄叹道：“师妹，你真行，我练了半天，这一招老是不能中规中矩。哎，我真是笨得可以。”江晓芙笑道：“不，你不过还未摸到其中诀窍而已。从前我练了这招还练了三天才学会呢！”叶凌风这才知道，原来是江晓芙与宇文雄二人，在这平台上练习剑术。

原来经过半年的调治，江晓芙的伤早已完全好了。宇文雄的伤比她重，外伤好了，内伤还有少许未曾全愈。江海天临走的时候，叫妻子教他“大须弥剑式”，可以有助于他治疗内伤，恢复功力。如今他和江晓芙就正是在练这套剑术。

叶凌风又羡慕又妒，只觉心底辛酸，口中苦涩，满不好味儿。“师妹”二字，在舌尖打滚，竟是叫不出来！

他叫不出来，他这匹坐骑却先叫起来了。这匹赤龙驹本来是江晓芙往常乘坐的，此时听得旧主人的声音，欢喜得扬

蔗振蹄，跳跃嘶鸣。

江晓芙道：“咦，好象是赤龙驹回来了？”拨开繁枝密叶，探出头来，吹了一个口哨。

叶凌风已经下了马，那匹马听得主人呼唤，飞奔上山。到了此时，叶凌风也只好强自定下心神，跟着赤龙驹飞跑上去，大声叫道：“不错，是我乘赤龙驹回来了！”

江晓芙日夕盼望她父亲回来，突然听到了叶凌风的声音，这一喜当真是非同小可。一面上前迎接，一面叫道：“妈，大师哥回来了，”“咦，爹爹呢？怎么只是你一个人？是爹爹叫你先回来的吗？”

叶凌风道：“说来话长，待见了姑姑，再仔细谈吧。表妹，你们倒是很用功啊。这套大须弥剑式，师父在路上曾把剑诀传授与我，我也还未曾练过呢。”

江晓芙记挂着父亲，那有心情与他闲谈，随口敷衍道：“是吗？那么，咱们以后一同练好了。”

宇文雄那想得到叶凌风对他心怀妒意，他内伤还有少许未愈，走得稍慢，跟在江晓芙后面，也是欢天喜地的出来迎接师兄。

宇文雄道：“大师哥，你回来了。我们这几天都在谈着你们呢。师母盼望你们，可真是望眼欲穿了。”

叶凌风城府急深，心里恨不得捏死宇文雄，脸上却是一副亲亲热热，高兴非常的样子，说道：“师弟，恭喜，恭喜。你的伤已经好了，武功也大大长进啦。为兄这半年来跟着师父一路奔波，功夫可是搁下来了。”口里说着话，手却伸了出去，与宇文雄相握。

宇文雄丝毫也没有提防，欢欢喜喜的握着师兄的手，摇

了一摇。忽觉一股功力猛的推挤过来，宇文雄吃了一惊，本能的生出反应，他的内功基础本是在叶凌风之上，但因内伤未愈，减了几分；而叶凌风这半年来却是功力大增。此消彼长，双手一握，强弱立判，宇文雄不禁“哎哟”一声叫了出来。

江晓芙惊道“大师哥，你这是怎么？二师哥伤还未愈呢！”叶凌风这才装出惶恐的神气，放开了手。

宇文雄苦笑道：“大师哥，好功夫。”叶凌风惶然说道：“我只道你的伤都已经好了，想试试你这半年来功力增进如何。这都怪为兄的鲁莽，没弄伤你吧？”

师兄弟多时未见，叶凌风以掌门师兄的身份，试一试师兄的功夫，这也是事属寻常。不过，他们二人的情形，又以一般的师兄弟不同。叶凌风拜师之后，在江家不过几天，就跟师父出门了；而宇文雄则更是在路上定下了师徒名份，之后就与师父师兄分手，独自跟师母回家养伤的。所以他们虽然份属同门，其实相处还不到半日，说起来和陌生人也差不多。而一般的师兄弟互试功夫，则总是在十分稔熟之后的。

但宇文雄是个胸襟坦荡的人，却想不到叶凌风竟是心怀叵测。何况叶凌风一见面的时候，就先说了“恭喜”他健康恢复，武功大进之类的说话，他只知道师兄是真的出于善意，试他武功。连江晓芙那样聪明的人，也只是觉得大师哥有点“鲁莽”而已，不疑有他。

江晓芙并不怪责叶凌风，但对宇文雄却是十分怜惜，连忙去给他揉搓关节，推血过宫，低声问道：“还痛不痛？好在你没有受伤，我这才放了心了。”她这番殷勤劝让，倒弄得宇文雄很是不好意思，红着脸道：“不痛了。师妹，多谢

啦。”甩开了江晓芙的手，上去与叶凌风搭讪，问他别后的情形。

叶凌风看了他们亲热的情形，心中是又妒又恨，又怀着几分恐惧。原来他与宇文雄握手之后，受了宇文雄反震内力，虎口也感到一阵酸麻，心里想道：“他伤还未愈，居然也足以与我抗冲。伤好之后，那不是胜于我了？这半年来，他占着近水楼台之利，师妹不知已教了他多少江家的秘传武功了？”其实宇文雄这半年来所学的武功远不及他多，他一套大须弥剑式还未学得齐全；而江海天在一路之上，则已经把内功心法、拳经、剑诀，差不多都口授与叶凌风了。”但叶凌风还不知足，总是疑神疑鬼，妒忌着宇文雄。

叶凌风心里又想：“师妹如今眼中只有这个小子，哼，无论如何总得想个法子拆散他们才好。”他心怀叵测，神色却是丝毫不露，对宇文雄又是抱歉，又是问好，亲热非常。

刚搭讪几句，谷中莲已是匆匆赶来。

谷中莲远远的就叫道：“好侄儿，你回来了？你们一去就是半年有多，我成天担着心事，生怕你们遇了意外呢！你姑父呢？他又在那儿耽搁了？江海天知交遍天下，谷中莲只道江海天是给那位好友留住，叫叶凌风先回来报讯的。叶凌风本事低微，都已经平安归来了，她怎么想得到江海天会出事情。

叶凌风一听这个口气，谷中莲仍是把事当作至亲骨肉看待，心中不由得暗暗欢喜，想道：“师母总是向着我的，我怕这小子何来？”他有心讨好谷中莲，谷中莲一到，他立即跪倒，冬，冬，冬的叩了三个响头，说道：“姑姑，劳你挂念，心实不安。侄儿回来向你请罪啦！”